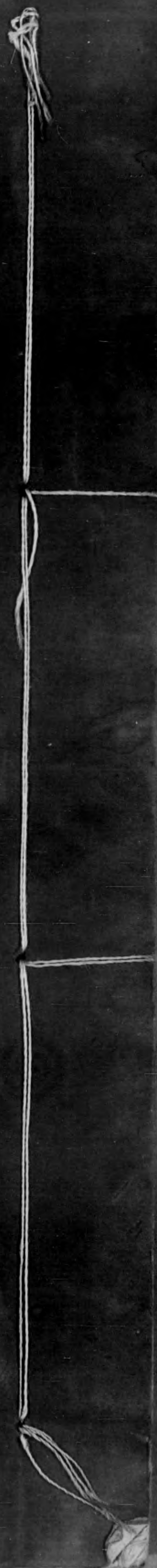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居處部

第邸家舍

門闈閨閣

庭陞廊宇

厨竈竇廁

墻柱梁棟

窻檐藻梲

屋漏埽瓦

井倉困庑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一

居處部九

第

邸

屋

家

舍

廬

屠蘇附

庵

第

漢書曰高祖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二千石受
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又曰出不由里門
面大道者名曰第

史記趙爽者齊諸鄒子亦頗采騷衍之術以紀文于
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
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

齊能致天下賢士也漢書霍去病益貴上于治第辭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又曰高后得夏侯嬰脫孝惠魯元于下邑賜北第、一上曰近我以尊異之注云第以北為尊

又曰平恩侯許伯入第司隸校尉蓋寬饒往賀酒醋仰視屋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居侯可不戒哉

晉書青溪橋東南臨淮水周三里九十步太宗旧第後為會稽文孝王道子宅謝安薨後道子領揚州刺史于此理事時人乎為東府至是築城以東府為名其城東北角有灵秀山即道子宅内山夔城趙牙所

築也

齊書劉暉姿狀纖小而儒學冠于當朝京師貴遊士子莫不下席受業暉性謙下不以高名自居住擅橋有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不敢斥乎奚溪馬竟陵王子良親為往謁表世祖為暉立館以楊列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暉曰室美豈為人哉華宇豈吾宅哉未及徙居遇疾卒

唐書段綸兵部尚書綸少任俠落拓不修細行仕隋左親衛隱太子見而悅妻以瑯琊長公主舍高祖之旧第數間鼓吹之音親之無所覩綸謂主曰聞畫識李氏當王命今于第内有此禎祥必而家應錄之徵

又曰張延賞東都旧第在思順里亭館之麗甲于都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氏云
魏王奏事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宅

荀氏家傳曰荀或字文或太祖既定冀州為公起大第于鄴諸將各以功次受居地太祖親遊之笑曰此亦周礼六勲之差也文選蜀都亦有甲第當衢向術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邸

史記曰代王馳入北邸

史記封禪書曰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

天子又朝諸侯甘泉作諸侯邸

陸机洛陽記曰百郡邸在洛城中東城下步廣里中

屋

說文曰屋居也

釋名曰大屋曰廡、撫也覆也亦謂之政也屋之正大者

通俗文曰客堂曰庠

五下反

声類曰廡堂下周也

釋名曰屋奧也其中温奧

易豐卦曰豐其屋蔭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王弼注云屋藏陰物也以蔭物也以蔭處極而蔽在外際自

藏陰者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閭之甚也弃其所處而深自藏闕戶無人詩鵲巢行路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又曰于我乎夏屋渠注夏大也渠猶勤也又車轄小戎曰在其板乱我心曲注西戎板屋心曲心之委曲也

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周礼冬官庀人曰殷重屋當脩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考工記葺屋三分瓦屋四分注各分其修以其為峻

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觀兵于盟津有火流于王屋

化為赤鳥三足

礼記富潤屋

左傳清庙茅屋昭其儉也

又曰宋灾樂喜為政火所未至撒小屋塗大屋柱大屋唯撒故就塗之

又曰乘氏乘公門宣子謂趙映曰天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乘氏退

又昭六年傳曰叔孫婁聘于晉一日必葺其墻去屋如始至

東觀漢記曰鍾離意為堂邑令初到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賫柱輒作夾日而成畢為民士祝日具功

役者令也如有禍崇令當之民大悅

又曰王霸建武初連徵不至霸安貧賤居常茅屋蓬戶梨藿不厭然樂道不怠以壽終

吳志是儀子羽為人不治產業造屋舍終容足隣家起大宅孫權出望見起屋左右曰是儀家權曰是子羽儉必非也令人親至果有隣舍

又曰魚宗為將軍朱據史將母在營夜雨屋漏宗起涕泣謝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晉記曰左將軍王廙中宗姨弟曰為母起屋違制上流涕責廙

皇甫謐列女傳曰衛農與妻宿客舍遇雷雨妻夢虎

齧其足驚起相謂曰我此行未宜天欲戮我夫妻出

中夜叩頭屋壞壓殺數十人

家語曰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貨竊犯圍出跳于野人得米一石馬顏回仲由炊之壞屋

之下有埃塵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呂氏春秋亦載

又曰周公居豕宰之尊而猶下白屋之士

日見百新七十人

語堯舜之人可比屋桀紂之人可比屋而誅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九間雖崑崙玄圃不之過也

又曰武帝四歲封膠東王教長主抱膝上問曰兒欲得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教人皆云不用目指其女

問曰阿驕好不笑對曰云好若得阿驕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善若上遂定婚

漢官典職曰南北宮相去七里中間作大屋複道三行天子暗行中央臺官從左右

崔愷喪服節曰禮人君公室之制為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為夏屋隔半以比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正室齋室也

神異經曰西北金闕北荒有百屋濟長四十丈登以五色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城有鬱金屋

廣志曰大秦國以青水精為屋

郡國志秦州俗上氣力不恥寇盜弓馬射獵以為工

能其居八板為屋故詩曰在其板屋修我甲兵及車

鞞四鉄小戎皆言田狩之事

論衡曰豐房知名家喬木知旧都鴻文在國聖世之

驗又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吉日夫屋覆人形宅

居人体何患害于歲月而必擇之亦如以彰故人身

者神要之則夫裝車治舡亦當擇日

世說曰蔡司徒說在洛陸机兄弟住叅佐解中數間

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

又曰庾闡化揚都賦成以士庾亮云可三二京四

三都謝宅云不得尔此是室下架耳事擬學而無

不儉狹景陽詩蜘蛛網四屋

柴啓雲屋皓肝

陶潛集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

劉義恭啓事曰洪恩潭被賜臣息伯禽榿屋二間楚辭九歌曰魚鱗屋兮龍堂

家

說文牖戶之間謂之扃內謂之家

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又家人嗃、嚴好甚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易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詩刑于寡妻宜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自家刑

後漢李通嚴毅治家如官庭

舍

說文曰居市曰舍

禮記有客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左傳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而從之注反首亂頭髮反下垂也拔舍草止也

漢書魯城舍班捷好居之

又曰成帝趙皇后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

桓子新論董賢女弟為昭儀居椒風舍後漢朱佑初學長安帝往候之佑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弟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田恩

教蒙賞賴

謝承後漢書曰趙昱請處士綦母君公立精舍受公
羊傳

又曰楊震客居湖縣立精舍家貧常以種藍自業
又曰楊奇字公挺震之玄孫少有志節不以家勢為
名交結英彥不與豪右相交通于河南緱氏界中立
精舍門徒常二百人

又曰陳寔字仲弓詣大學郭林宗陳仲舉為親友歸
家立精舍講授諸生數百人

又曰周磐字堅石初為安陵令以徒弟暢為司隸縣
屬州部換陽平令復換重合令磐以歷二縣恥復經

三城遂去還家立精舍授守先人家戶遠方知名

又曰張奐字然明弘農華陰人詣大季受業博通五
經隱處在扶風郿縣界中立精舍斟酌法喬卿之雅
訓昼誦書傳暮習弓馬

魏武令曰孤本欲自立精舍今遂為國詩賦

後漢書張湛稱疾不朝拜太中夫人居中東門侯舍
故時人號曰東門君

齊書周顒字彥論汝南城安人也智林道人遺書顒
于種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

古今注野人為負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

說文曰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

釋名曰寄此為廬

周禮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有飲食

漢書武帝賜嚴助書曰制誥會稽太守君嚴承明之廬

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山曰廬也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抗大江間者閭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無以從橫說

華嶠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父娶後妻憎苞分出外日夜號泣不能去被毆杖不得已廬于門外但

入洒掃進食父怒逐之又廬于里頭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歸光武純兄歸燒家廬舍以問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純其返頽之望上大笑

又曰李珣為武威太守後主事免無田宅財產居山澤結草為廬魏畧曰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記分意後無家無餘積無他奴婢占河南席陽亭部荒田二頃分牛廬居止其中

魏志曰管寧至遼東乃廬于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迂意

晉書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
輦引致賓客日以賦詩

諸葛亮表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于草廬之中
臣以當世之事

郡國誌廬山周武王時有匡俗先生字居孝兄弟七
人皆有道術結廬于此仙去空廬尚存故曰廬山
皇甫謐高士傳曰世莫知先生出或言生漢末無父
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汙
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日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卧
卧不私人以為死就視如故
洛陽故宮名曰侍中廬在南宮中

屠蘇附

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

廣雅曰屠蘇庵也

魏畧曰李勝為河南尹廳事前屠蘇懷令人治之

庵

釋名曰圍屋曰庵、掩也自覆掩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二

居處部十

門上

說文曰門捫也。在外為人所門，摸也。從二戶，象形也。
闔，闔天門也。闔，門扉也。門閉也。闔，門嚮也。闔，闔市門也。
闔，門堅也。門昏也。門常昏閉，故曰闔。即守門隸人也。
闔，里中之門也。易說卦曰：艮為門。

爾雅曰：闔謂之門。

注詩曰：祝祭於仿是也。

又曰：正門謂之應門，宮中之門謂之闔。

謂相通小門也。

韓楊天文要集：角天門也。

風俗通曰：闔，城外郭內里門也。

禮記注云天子五門臯門雉門庫門應門路門魯有庫雉路三門則諸侯三門也

漢制內至禁省為殿門外出大道為掖門

應劭注漢書曰掖者言在司馬門之旁掖王者行幸設車宮轅門

帷宮旌門無宮則供人門鄭注周官云次車為藩則仰車轅以表門

張維為宮則樹旌以表門陳列周衛則立長人以表門周禮曰掌舍王會同之舍設陞桓再重設車宮轅

門壇壝宮棘門為帷宮則供人門轅門謂次以為藩仰車以為門人門謂以人為衛立長人為門

又曰師氏掌詔王媿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云虎門

路寢門也王曰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馬以明勇猛於守宜也

尚書曰舜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又曰闢四門

詩曰乃立皋門有抗迺立應門鏘鏘

又曰北門門篇刺士不得其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

志耳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又曰高門閱

又曰衡門篇誘僖公也顧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

掖其君也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詩義問曰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為之衡門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畧客

又曰出門同人無咎

又曰不出戶庭無咎

禮記曰凡與客人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

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又曰生男懸弧于門左

又曰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又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

又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作樂

又曰大夫士出入公門由闌右不踐闕

又曰入門而問諱

又曰孔子負手曳杖逍遙於門

又曰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者

又曰令月孟秋其祀門祭肺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順

陰也

又曰孟冬戒門閭脩鍵門

左傳啓塞從時門戶僑道謂之啓城郭墻塹為之塞

皆開閉之急不急一日而闕也

又襄二年王叔之宰曰華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

唯為上矣華門柴門圭竇小戶穿壁

又曰新作南門書不時也注本名稷門公更

又曰鄭大水龍闕於時門之外有淵

又曰公及邾師戰敗績邾人獲公胃懸諸魚門杜預曰魚門邾門

又曰楚子囊圍宋門于桐門

輶車裂也栗門陳城門也

論語憲問曰子擊磬於魏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又曰邾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又鄉黨曰入躬門鞠躬如也

史記曰金馬門者官者署門也門旁有銅馬故謂之

曰金馬門

又曰太史公曰余過大梁求所謂夷門者大梁城東門也

又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也門外可設爵羅翟公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乃大書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又曰万石君子慶為內史慶歸入門不下車万石軍聞之不食慶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見內袒万石君讓曰內史貴人人間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入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又曰呂不韋說子楚曰吾能太子之門子楚笑曰盍自太子之門宦乃大吾門不韋曰吾門侍子門而大耳

漢書曰太液池有壁

又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

車轍

又曰魏勃家貧欲見齊相曹參無以自達常早起掃其門人問故勃曰欲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門乃見參口用為舍人

又曰梅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

顛政

師古曰顛與專同

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先其

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氏曰卒云

又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間門壞父老其治之于公方

謂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

未曾有寃子孫必有具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

大夫封侯世傳云

又曰張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

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官衛令諸史殿門公事司門者皆下不令罰金四兩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

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

文帝免冠謝曰教兒不謹薄太后使丞詔赦太子梁

王然後周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

又曰鄭崇為尚書上謂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

上

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者也

崇對曰臣門入市臣必如水

又曰鄒陽諫吳王曰今臣及智畢義易精極慮則無

國不可奸飾固陋之資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居乎

又曰王尊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不奉法

度傳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傳相者類坐王得罪時尊視事奉筆書至庭中王

未及出受詔尊持筆書歸舍食已及還致詔謁者王

傳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鼠屬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視也言視也言事畢有皮雖處

高星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耻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者曰雷門會稽城門也

陽鼓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為諫議大夫行郎中戶將軍師古曰百

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事戶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為名也將者主戶衛也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

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

彭祖實下門寬時饒坐奉奏大非是左遷為衛司馬

又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侯時王仲翁出入從倉頭

望之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以連任執政不得

大官而望之曰各從其志

又曰鈞戈夫人大有寵有姪十四月乃產是為昭帝

武帝曰昔堯十四月而生金鈞戈亦然乃命其門曰

堯母門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云鄭君里門四方所由觀禮其

廣令容高車結駟名為通德之門

又曰鄧暉字君章為上東門侯帝常獵夜還暉拒門

不開帝乃迴從中東門入賜暉布貶中東門侯

又曰李膺傳曰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倚膺獨持風

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日名為登龍門以魚

為踰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

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魚鱉之屬

莫能上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則為龍

表宋漢紀曰建初二年有司依旧典奏封諸舅太后

詔曰前過濯龍門上外見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不

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後漢書馬援傳曰孝武皇帝時

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

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

又曰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厨門出

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

內有長安尉官俗名之為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舊是也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

又郭祚傳曰祚迁尚書右僕射故事今僕中丞騶唱

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及敬之宜

言於世宗帝納之詔御在太極唱至止車門御在朝

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

又曰張湛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

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告請皇帝請假主簿進

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礼下公門軾輅馬

輅夫也君所居曰寢車馬曰輅馬軾車前橫乘也

礼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孔子於鄉黨恂如

也父母之國所宜及礼何謂輕哉

又曰虞延為陳留督郵邾延一人從駕到魯還經封

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廷因陛
下見引咎以為罪在都郵言辭激揚有感上意乃制
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育御史罪放育

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
義侃侃無倦吳志曰張昭諫孫權不從稱疾不朝權
自出過其門呼昭辭疾篤權使燒其門欲恐之昭更
閉戶權使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持昭起權載以
還宮

又曰初平中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閭出天子闔闔
吳西郭門夫差所在

又曰諸葛恪有迂都意更起武昌宮是月武昌門災
改作端門晉書曰王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
自比子貢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理唯談莊老
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
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

又曰賀恂時廷尉張闔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
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
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崗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
廷尉當為及之闔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至謝其為世
所敬服如此

又曰陳頤字延思陳國若人也少好孝有文義父訢
立宅起門頤曰當使客駟馬車訢笑而從之

又曰稽含自號卽丘子門曰歸厚之門

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宮殿大成乃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其南門曰宋朝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平朔門又起冲天臺于南山欲登之望長安又後趙錄曰建武十年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余刻乃滅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又後秦錄曰姚弋仲從朝門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駢旣至城門校尉王蒲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乃回從朝門而入旦而召听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有嘉焉於是進位二等

隋書曰高祖初為定州總管先是定州城西門久閉不行齊文宣帝時忽請開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當有聖人來啓之及高祖至而開焉莫不驚異

陳書曰高宗七年改作云龍神虎二門案宮殿簿云龍門第二重牆東西門晉本名中東華門晉東掖門也梁改之西對第三重牆萬春門神虎門第二重宮牆西門晉本名中西華門西出西華門本晉西掖門宋改名西華東入對第三重牆千秋門

水經注曰長安城惠帝元年築六年成卽咸陽也本離宮無城故城之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宣平門王莽更名春五門正月停民白東城門其郭門曰東都門逢萌桂冠處也第二清明門一曰凱門王莽更

曰宣德門布恩亭內有籍田倉亦曰籍田門第三霸門王莽更名仁壽門無疆亭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亦曰青綺門邵平種瓜處也南出東頭第一門覆盎門王莽更名永春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應邵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安宮第二門安門亦曰昇路門王莽改曰光禮門显樂亭第三西安門北對未央宮本名平門王莽改名信平門城正亭西出南頭第一章門王莽更名万秋門億年亭亦曰故光畢門也又曰便門第二直門王莽改曰直道門端路亭故龍樓門也第三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更名章義門着誼亭其永北有函里

民名曰函里門又曰光門亦曰突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橫門王莽更名朔都門左啣亭如淳曰橫音光外郭有棘門徐廣曰在渭北漢書徐厲君此以備匈奴又有通亥門也第二門洛門又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一名高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三

居處部十一

門下

家語曰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不能黜其色見幼者不能及其辭雖有疾風雨吾不入其門矣

白虎通曰門四出何以通方故禮三廟記曰天子之宮四通

太公金匱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氏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及門子曰吳出西闈親五闈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績帝獻明堂之西北門稱闈

墨子曰夫城守之法為懸門沉機也

潛夫論曰貴戚願為其宅吉而制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鉄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而門樞朽常苦崇財貨而驕僭耳上不順天心下不育人物而任其私智切弄君威反戾天地欺枉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代之功豈不惑哉吳地記曰閶闔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閶闔門高樓閣道後由此伐楚改曰破楚門

世說曰楊脩為魏武主簿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脩見卽命壞之曰門中活濶字王嬾門大也

魯連子曰先生見孟嘗君於店唐之門說苑韓昭侯造高門屈宜咎曰昭侯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飢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反益以奢此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矣

常璩華陽國志曰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在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為太子騁奔女奔女思於奔日夜號泣因而為疾闔閭乃為起北門名曰望奔門作樓令女往登遊其上

又曰子胥為吳造大城六門八象天之八風門八法

地之八所立閭門者象天門通閭闔風也立蛇門以象地戶亦名破楚門亦名蛇門者吳位辰屬龍故小城南門作龍以厭蛇氣也

又曰吳赦越王使歸國送之蛇門之外大縱酒群臣祖道

晏子春秋曰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此從門入乃更通大門淮南子曰周文王作人門言以玉飾也

又曰崑崙山旁有四百四十門

又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躡絕寒門

又曰自東北方土山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曰西方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焉

神異經曰東北有鬼石室三百里戶共一門石榜題曰魁門西南銅闔夾榜題曰人往門向東北銅闔夾門榜題曰人來門

張晏注漢書曰龍樓門上有銅龍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宣平門覆盎門千秋門橫門

東都門今上青門宣德門禮城門青綺門章義門仁壽門壽

成門宮有辟門茲石門

又曰洛陽有太夏門閭闔門西華万春門倉龍門長秋門景福門永巷門丙舍門鴻都門金牙門不老門章臺門濯龍門定鼎門蔡質漢官儀曰宮北朱雀門至止車門內崇賢門內建禮門

洛陽故宮名曰洛陽有飛兔門含章門建禮門廣懷門明禮門泰夏門司馬門閭闔門南止車西止車門東止車門西華門神虎門云龍門東掖門西掖門千秋門南端門笙鏞門神仙門敬法門却非門含德門上東門廣陽門津門小苑門開陽中東門司馬門北闕門玄武門南掖門北掖門南端門金門九龍門白

虎門春兵門青璣門金商門宜秋門

古今地名曰河南定鼎門九鼎所定

晉宮閣名洛陽有承明門

又許昌有崇禮門

晉宮門又有大夏門長春門朱明門青陽門三輔黃圖又有章城門直城門洛城門

水經注曰神獸門東對云龍門衡楸之上皆刻云龍風虎之狀

又曰穀水東流建春門石橋下卽上東門也一日上昇門

又曰閭闔門漢之西上門

又曰陶水東南經高門南蓋層阜墮缺故有高門之稱矣

又經司馬子長墓北入于河亦謂之龍門太史自叙云迂生於龍門是也在馮翊夏陽縣

郡國誌賀州封陽有隄陂龍水深百尋大魚自擲登此門化為龍不過者曝鰓點額也

又曰同州龍門城帶龍門山大魚點額暴鰓半死謂此也

司馬彪注莊子云呂梁即龍門也

又曰郢城南有三門東曰龍門南曰騫云過夏少而西浮傾龍門而不見夏首即夏口也

又曰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岳東有石樓口下雨石鼓扣之即清越所謂神鉦也

又曰兖州乘丘左傳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突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大敗宋師子乘丘即此也

又曰長安縣漢高祖五年置故城在京西北二里漢惠帝築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八街九陌東面有青綺門東陵侯邵平秦破為布衣種瓜此門外西北面有棘門漢文帝屯兵之所

又曰魯城伯禽邑也西五門東一曰鹿門即藏孫紇斬鹿門闕以出奔邾第三曰稷門即圍人拳能投蓋

於稷門

又曰蜀望帝以褒斜為門前熊耳靈閨為後戶

又曰鄜州仙宮門即漢武帝所遊相思川也伏陸縣有相思鄉

又曰洛陽南面最南曰開陽曰初未有名夜有一柱飛在樓上乃是琅邪開陽縣南門一柱飛去遂記其年月日以為名

又曰鴻門在新豐縣西八里沛公見項羽處

又曰蒯城慕容雋鑄銅馬於門側謂曰銅馬門今大所前有石亟長二尺高一尺代不敢開銘云秦建元十年造銅虎馬

又曰汴州陳留郡縣本春秋衛地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亦稱梁惠王馬土多髦俊儒藝則以遊俠夷門集侯羸抱閨處

又曰洪州西門昌門豫章生松陽樹內門大二十五圍嘗心枯求嘉中忽更榮茂以為元帝中興之瑞故郭僕南郊賦云弊章擢秀於祖邑以宣帝曾為此郡守故也

又曰虬門即吳大城門也

又曰廣州芦艸仕州為治中有仙術刺史步騭惡之以狀聞後誅之艸後題其門曰珠門珠門固雖存無射年欲知此書芦艸還太守削之隨削字更生

又曰越州雷門句踐所立以吳有蛇門得當而發表
事吳之意吳以越在辰巳之地作蛇門

石虎鄴中記曰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
丈上六層反字向陽下開二門又安大銅鳳於其鎮
舉頭一丈六尺開窓戶朱柱白壁未到鄴城七八里
遙望此門

述征記曰青門外有魏車騎將軍郭淮碑小城最東
一門名落索門二裏有司馬京兆碑郡民所立

豫章紀曰郡灌嬰所築有六門其一曰松揚門其所
以郡為民西二門其一曰昌門其一曰臯門東及北
一門亦即以東北為名晉太元中太守順陽范陽更

開門之址為東陽門以對臯門開北門以對松陽門
今八門相望通路直指

安城記曰郡大城旧有六門今為八

荆州圖記曰臨豐縣南三百里有高恋持立素崖千
里望之有似香垆吳永安六年自然洞開真朗如門
古老相傳名天開天開兩角上各生一竹垂下為之
天筭云

吳地記曰匠門本名干將門外有干將墓後語訛呼
為匠門其言劍將因之名

又郡国志云申公巫臣家亦在西南面

刘澄之宋初山川古今記曰魏武听政殿前有听政門

丹陽記曰司馬門之名起漢世案列女傳鍾離春詣齊司馬門史記又云司馬欣請事咸陽留司馬三日是則名起戰國非獨漢曰今又曰工車門而俗稱謝章門也

西京記秦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刃入者輒止之西征賦曰門磁石而梁木蘭構阿房之侈

奇蕪城賦曰製磁石以禦衝糊頽壞以飛文

常述西京新記曰西京俗曰長安城亦曰京城高一丈八尺南面三門申明德門東啟夏門西安化門東面三門中春明門北通化門南延興門西面三門中金光門北開遠門南延平門皇城西芳林門金光門

朱雀門通化門春明門有蕭望之冢啟夏門先農壇皇城南面六門正南承天門門外兩觀肺石登聞鼓次東長樂廣運重明承春門次西永安門次北嘉猶東西恭禮安仁門東西廊歸仁納義門次北太極西至殿北面三門正北玄武次東安禮門玄德門西面二門南通明北嘉猶門太極殿旁東上西門上閣門東西廊左右延明門甘露殿門外東西永巷曰華月華門東西千步廊東宮重明門北左右永福門內廊左右嘉善門東西奉化門又曰西京大明宮南面五門正南丹鳳門次望仙延政門次西建福興安門

又曰大明宮含元殿東西通乾觀象門殿北宣政門
門設外屏東崇明門南出含曜門昭訓門西光順門
東西廊曰華月華門紫宸殿前紫宸門曰設外屏東
崇明門南出含曜門昭訓門西光順門南出昭慶門
光範門

又曰東京俗曰洛陽城城高一丈八尺南面三門正
南曰定鼎門東建春門南永通門北面二門東安喜
門西徽安門西面連苑

又曰東京紫微宮城南面六門正南應天門門外觀
象夾肺石登聞鼓次東興教門重光門大和門次西
光政門洛南門東面一門重光北門西南二門南洛

城門西門北嘉祿門北面二門西玄武東安寧門應
天次北乾元門門東方春門西千秋門曰外東西廊
左右延福門又西會昌門西北景運門

又曰上陽宮東西二門南昌提象門北星壘門內門
曰觀風門

又曰東都苑東西四門曰垂豫上陽新門望春門南
面三門曰興善興安興光門西面四門曰延秋遊義
籠煙靈溪門北西四門曰朝陽靈圃望冬應福門

又曰東都皇城南面三門正南曰端門東左掖門西
右掖門東面一門賓曜門西面二門南曰麗曰景北
曰宣曜門

又曰東都東城東面一門宣仁門南面一門永福門
北面一門含嘉門

又曰万年縣門宇文愷所造高宗未太平公主出降
於縣廨為婚第以縣門窄狹欲毀之高宗勅曰其宇
文愷所作不須圻於他所開門遂存楚辭曰望長楸
而大息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浮雀龍門而不見
又曰君之門兮九重又曰魂兮下來入修門王逸曰
修門逞門也

擊虞門銘云祿無長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李尤平城門銘曰平門督司午位處中外臨僚侍內
達帝宮正陽南面炎暑赫融

李尤廣城門銘曰廣陽位孟厥月在申涼風時至白
露以紛

李尤上東門銘曰上東邵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
二日孟春

李尤中東門銘曰東處仲月厥位當卯倉庚有聲應
隼匿爪除去桎梏獄訟勿考

李尤耗城門銘曰旄門值季位月在辰順陽布惠貧
乏是振

李尤門銘曰門之設張為宅表會納善閑惡擊邪防害

李尤西上門銘曰上西在季位月惟戌菊黃豹祭號令嚴悉
李尤夏門銘曰夏孟值孟位月在亥不周用事玄暝

幽晦陰陽不通蟬竦匿彩迎冬北垣順陰所在
李充穀城門銘曰穀門北中位當宇丑太陰主形殺伐為首
班固西都賦曰通門二八水道陸衢西京賦重門龍
固陽曜陰藏

潘岳懷縣作詩曰祿槐夾門植

魏文帝賦序曰玉粲直賢門也故纂之

古詩曰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四

居處部十二

戶 樞 閤 鑰 闈

閤 閤 窻 闈

戶

釋名曰戶護也所以謹護門塞也

說文曰半門曰戶

易豐卦窺其戶聞其無人

毛詩鴻鴈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大戴禮曰隋武子戶之銘曰夫难得而已失又下小

正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禮記曲禮上曰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不入戶奉爲視善毋曲下干掩入之私戶開亦開戶闔亦闔而忽遂

又禮運曰大道之行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又王藻曰君子之居恆當戶明自

又曰令月孟春其祀戶祭先脾陽氣出祀之於戶也

論語曰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

史記曰英賤妾有子名文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勿令奉妾切奉之及嬰見文怒曰五月之子長與戶齊不利其父母文頓首曰人生受命于命乎受命于戶乎如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誰能至者嬰歎曰子休矣

後漢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後之棠不與言但以菹一大本水一盞致於屏首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瑯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者水也歆吾清也菹大菹本歆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歆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扶弱以惠政得人

又曰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事受業習魯詩閑戶誦習不交僚友京師稱之

又曰魯恭十五及第丕俱居大李習魯詩魯中閑戶誦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李士爭歸之

晉書羊佑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遊態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荊州

人為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詞曹也

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

莊子曰原憲居魯蓬戶不完桑以為樞也

慎子曰天明不憂人知闇雖不憂闇也闕戶牖必取以明焉
淮南子曰使鬼神玄化則不待戶牖而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
無履也夫戶牖者風氣所從往來也而氣風者陰陽之戶牖
者也離者必病離遭故託鬼神以戒之

又曰百星之明不若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若一戶之明

揚子法言曰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

由入曰孔氏曰孔氏者戶也子戶子曰我戶哉無獨有不

戶者矣

惡大不由聖
人之道也者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

束皙發蒙記曰治戶傷孕婦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李閉戶牖精力過人大李號曰閉戶

先生語林曰大將軍丞相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為謀身之計王
曠世弘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闕之曰天下大亂諸
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內之遂建江左之策

神異經曰東南有石井馬上二石闕東南面上有傍着闕題

曰地戶

列士傳曰吳王闔閭畏王僚之子慶忌作石室銅戶
以備之太公金匱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也

解道虎奔記曰巢父城北十五里石戶聖人去轉欲閉今

裁廣數寸窺屈裏方二丈

論衡曰燕王生明光宮所卧處三户尽閉使二十人開不得越地傳曰勾踐宮有百户

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食雲母夏桀時為人所閉於宮中從求道因化得去印封其户時人曰得方回一瓦泥閉户不可開

樞

爾雅曰樞謂之樞

郭璞注曰門户扉樞也孫炎曰門户扉樞開可依敵為樞也

說文曰門樞謂之樞

魏志華他曰户樞不巧

潜夫論曰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為令名惧之不堅而為作鉄樞卒其所敗曰非禁忌少門樞朽也苦從貨財而行驕僭失

民心耳

事具門部

傳子曰漢武世王侯觀殿重階金樞紫墀

李陵詩曰明月照户樞想見餘光輝

文選詩曰秦地天下樞八方秦賢才

尚書顧命曰四人綦并執戈上刃夾兩階孔安國曰綦文學也并亦

爾雅曰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謂之所郭璞曰門特樞者或達北隱以為固

三秦記曰明光殿以金為此

闕

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集貢易林曰大畜之乾金柱鉄闕堅固衛災君子居之居當憂

居左傳襄四年季孫攻滅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杜預曰魯南

方言曰闕而東陳楚之間戶簷

老子曰善閉無闕鍵

史記曰侯嬴謂魏公子曰嬴乃夷門抱闕者

又漢書王仲翁謂蕭望之曰不肯錄錄正循反抱闕為常也

魯連子曰魯連先生見孟嘗君於店堂之門孟嘗君曰吾聞

先生有勢教可得聞乎連曰勢教者譬若門闕卒之而便則

可以一指持中而卒之非便則兩手不闕非益加重加手非加

罷也彼所起者非卒勢也彼可卒然後卒之所謂勢教

鑰

周禮地官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

方言曰闕西謂之鑰

何承天纂文曰牡出鑰者也人作鑰子鑰毋非也

東宮旧事曰守鑰四人對番上下東宮門鑰在中庶子坊

太公金匱鑰之書曰昏慎守深察訛也

風俗通曰鑰施懸魚翳伏淵源欲令捷閉如此

闕

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闕

周禮考功記曰闕門容小局

蔡邕明堂月令語曰明堂之門北稱闕

闕

爾雅曰闕小者謂之闕

說文曰闕特立之上圓下方有似於圭

文選曰閨中風煖

閣

說文曰閣門傍户也

爾雅曰小閨謂之閣

漢書曰公孫弘為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又曰田延年盜三千万即閉閣獨居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曰使召延年詣延尉聞鼓声自刎死

漢書曰左馮翊韓延壽行縣之高陵有崑弟相與訟曰延壽耻不能明教化因人傳舍閉閣思過訟者自髡肉袒謝之

宋書曰孝武宴朝賢張暢何偃並在坐偃因醉曰張暢固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厉声曰大初之

時誰黃其閣帝曰何事相若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為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尚之父子與婢妾洗黃閣之晋宮閣名曰洛陽宮有金光閣清陽閣承休閣朱明閣安樂閣白藏閣显仁閣崇明閣章德閣飛云閣安世閣長安閣長安有東明閣西華閣紫圍閣

傳玄歌詩曰我家延宮掖易知復難忘黃金為閣門白玉為殿堂晋宮閣名曰洛陽有金光閣文成閣明度閣飛云閣安世閣長安有東明閣西華閣紫圍閣

宋志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按禮記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注云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門當陽之正色也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嫌不敢斥天子也且

漢制示爾

閣

周書作雒曰凡五宮堂咸有深閣

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集東園止於阿閣棲梧桐食竹

實終身不去

禮記內則曰大夫七十而閣天子之閣左達吾右達五

鄭玄注曰閣以板為之歲

廣雅曰棧閣也

漢書曰甘露中五經諸儒雜論於石渠閣

閨

又揚雄傳曰王莽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

亡恐不免乃從閣上自投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

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惜子茶嘗從雄字作奇字雄不知

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語曰惟寂惟冥自投于閣

後漢楊紱上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

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駘宜如石渠故事

永為後世法於世詔儒於白虎規論考同異焉

陳書曰至德二年後主於光詔殿起臨春結綺望仙等三閣長

數丈並數十間其窓牖戶壁皆以懸拍欄檻之類並以沉檀香

木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宝帳其狀玩之屬

宝珠異皆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動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

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其樹雜以花藥後主

自居臨春閣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

道交相往來

五代史朱梁傳曰宰相柳璨奏西京旧有凌煙閣畫圖因初
功臣今遷幸東都比未崇建四鎮副元帥梁王勲業冠古
請近新凌煙閣別創一閣益梁王以旌德業詔曰魏一賞彭
陽之功別創紀勲之觀齊旌泗水之績乃崇嘉德之樓式
示新規爰從旧典宜令所司於皇城内擇善地別造凌煙
閣圖鴈賜名曰天祐旌功之閣

戰國策曰田單棧道木閣以迎齊襄王及后於城陽山
反之國

楚漢春秋曰項王為高閣置太公於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
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即汝翁如

烹汝翁幸分我一杯羹

三輔旧事曰秦二世欲起凌雲閣與南齊山

漢宮殿疏曰天祿閣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賢臣
凌雲閣秦二世造

洛陽宮殿簿曰高平觀南行至清覽觀高閣六十四間修齡
觀南行至臨商觀高閣五十五間太極殿前南行仰閣三
百二十八間南上惣華二閣十三間東上凌臺閣十一間永寧
宮連閣二百八十六間十二間連閣上下數見親觀差閣九間
洛陽地記曰云臺高閣十四間乘風觀高閣十二間
丹陽記曰漢魏殿觀多以複道相通故洛宮之閣七百餘間
三輔故事曰天祿閣石渠閣在大殿北以閣祕書又益賢臣象

凡十二人霍光第一蘇武第十二

尸子曰太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物理論曰故人之任孕者愬其名籍上之天府天子立金匱
玉閣命司錄以監省之

西京記曰西京大明正中含元殿口東西翔鳶棲鳳閣下肺
石登聞鼓左右龍尾道

東京記曰紫宸宮有臨波閣閭闔閣

班固西都賦曰周庠千列徼道綺錯輦絡經運蘭除飛閣

張衡西京賦曰鈞陳之外閣道窮隆長樂與明光征北通乎

桂宮葛龔反遂初賦曰考天文於蘭閣覽群言於石渠

古詩曰交疏結綺窓阿閣三重階

陸機樂府詩曰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

崔琦七蠲曰紫閣青室綺錯相連

東京賦飛閣神行

南都賦曰連閣煥其相煥

上林賦曰重坐曲閣

陸機表云登三閣注三閣謂祕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

鮑昭詩規霞登綵閣

蜀都賦曰行陽城之延閣注延長也

江淹表云府之延閣注延閣書府也

天台賦曰朱閣玲瓏於云閣

陸機詩曰飛閣纓紅帶

張景陽七命翠觀岑青彫閣霞連

謝玄暉詩曰尋云陟累榭隨山望苗閣

楚辭曰蘭閣兮黃樓

古詩曰層閣肅天居

移

爾雅曰連閣謂之移

郭璞注曰堂樓閣連小屋今呼之移厨連現也

通俗文連閣曰移

閣

東觀漢記曰帝詔馬嚴留仁壽閣與校書杜撫班固定建

武注紀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崇陽閣延明閣通明閣脩云

閣通福閣徵音閣承休閣玄明閣玄暉閣崇禮閣白

藏閣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五

居處部十三

廳事 齋房 庭階 陞墀

序 廊塾 壇屏 辰守

廳事

郡国志曰廣州吳孫皓時以滕修為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所事梁上益五仙人騎色羊為瑞裴淵廣州記曰州所事梁上益五羊像又作五穀囊隨像懸之云昔高固為楚相五年御穀莖于楚庭於是圖其像廣州則楚分野故固圖像其瑞焉

臨海記曰章安縣南門有赤蘭橋世傳成公綏作縣此橋

上製所縣今年長解所事神用生鹿其年活得白鹿還於所事上生以祭神仍遂食之歲時用焉自是以後白鹿不可復德而必須生鹿歷代相承迄今不絕世說曰庾太尉兄弟初渡江行路人有避雨者悉聚諸所事上征西車騎自避遣之不肯去太尉新沐頭髮高豚從閣內出避雨者退莫有留者

王朗與許靖書曰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所事上共論道足下至于通夜不寐忘倦飢渴無已

步謹祭法曰凡祭法有廟者置之於座未遑立廟祭於所事也兩京記曰考功員外所有薛稷畫宋之間為讚工部尚書所有薛稷樹石並為時所重

齋

王安成記曰太和中陳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於池北小屋讀書百姓于今呼為讀書齋

晉徵祥說曰桓玄鎮姑熟屋壁先畫作黃盤龍號盤龍齋俄而玄敗將軍劉毅居之毅小名盤龍

襄沔記曰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鮑至云簡文為晉安王鎮襄陽日又引劉孝威庾眉無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固孔鑠等於此齋綜覆詩集于時鮑至亦在數凡人資給豐厚日設肴饌于時號為高

齋文字

雍州記云高齋其泥色其鮮淨故此名焉南平世子恪臨州

有其露降此齋前竹林昭明太子於齋宮集道義以時相繼
又曰白土齋南道又一齋以栗為屋梁武帝臨州寢卧於此齋中
常有五色云迴轉狀如盤龍屋上恒紫云騰起形似繖蓋遠近
望者莫不異焉梁武帝於此龍飛

又曰高齋東北有一齋次於高齋制度壯麗極爽愷刺史辯決
獄訟旧出此齋

国史補曰梁武造寺令蕭子云飛白大書一蕭字在馬李約
自江淮竭產買歸於洛中臣於小亭號曰蕭齋

房

說文曰房室在旁也

釋明曰房旁也室之兩旁也

尚書大傳曰古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率燭至於
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

毛詩黍離曰君子陽也左執黃右招我由房

漢書曰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是由也出朝廷
翕然望焉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恭王太后宜當何居孔
光不欲命帝但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王太后宜改築宮大
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
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欵稱尊貴寵其屬使上以不得直道而行應
劾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以椒塗室主溫暖除惡氣也

鄰善良注水經曰芑水出南山芒谷北流遙玉女房水側山際有
石室世謂之玉女房

郡国志曰葭萌縣玉女房昔有玉女入石穴空有竹教莖下有青石壇每因風恒自掃壇

王子年拾遺記曰越欲滅吳蓄天下奇宝美人異位以進于吳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以祀川海以江南億户民輸為傭保越又姜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修貢於吳處之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熒_二內切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怠於國政及越兵入乃抱二女以逃吳苑

晋宮閣名曰洛陽宮內有義和温房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紫翠丹房

拾遺錄曰崑崙丹室云房東西迂步望之如丹霞

尸子曰太山之中有神房阿閤

楚辭曰姱容修態_二洞房

又九歌曰桂棟兮蘭橈新夷楫兮葑房

宋玉風賦曰主人女子乃更有蘭房粵室止臣其中

庭

說文曰庭朝中也

尚書曰咸造勿褻在王庭

周易曰揚於王庭孚號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礼記曰諸侯之庭

毛詩曰洒掃庭內

又曰俟我于庭乎而

又曰殖殖其庭

又曰子有庭內弗洒弗掃

又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左傳曰庭實旒白

論語曰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又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周書曰成王四征不庭

漢書王商為人多質有威重

師古曰多質言不為文飾

長八尺余身體鴻大容

貌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

單于前拜謁商師古

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庭中過

商起為席與言單于仰

視商貌大畏之庭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寘漢相矣

晉書曰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

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政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

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

說苑曰吳人楚申包胥告急於秦上哀公曰諾因將圖之申包胥

立哭於秦庭晷日七七日七夜不絕声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

乎吳師救楚吳人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包胥辭曰

救亡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遂退而隱終身不見

階

釋名曰階梯也言有等差

說文曰階陞也陞升高階也除殿陞也阼主階也

尚書曰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禮記曰季氏之筭在西階下

又大傳曰天子阼階高九尺

又曰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音級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又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階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殯之也

左傳曰石之紛如死于階下

又曰衛孫子來聘公登亦登

論語曰沒階趨進翼如也

史記曰堯舜土階三等堂高三尺

三秦記曰明光殿以玉為階

呂氏春秋曰周之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

文選詩曰紅葉當陛翻蒼苔依砌上

又曰阿閣三重階

陛

摯虞決要注云其制有陛右城七則反左平平以文墉相亞次城者

為陛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

靈光殿賦曰飛陛緣云以上征

蔡邕獨斷曰天子陳兵於陛故呼陛下用卑達尊之意也

墀

說文曰墀塗地也

禮記曰天子赤墀

漢書典職曰以丹漆地故曰丹墀漢書有白玉墀

又曰曲陽侯王根僭作赤墀青墀司隸京兆奏根負鉞謝罪
劉禎清慮賦曰駢柱黃以為墀

序

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郭璞曰所以序別內外也捷為舍人曰殿東西堂序尊卑處

廣雅曰反玷謂之序

說文曰序東西墻也

尚書顧命曰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曰大訓唐虞
書典謨也河圖八卦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東序重深而與祕

廊

周書作雒曰凡五宮明堂咸有重廊

史記紂有諛臣曰左強夸而目巧教紂為象廊

漢書曰武帝策茂才曰蓋聞虞舜之時遊巖廊之上文穎注曰殿下外屋也晉

灼注曰堂邊曰岩峻之廊也

鄭緝之東陽記曰石步廊去敬山十里臨流虛構高可數丈長
三十丈可容百人坐

韓子曰師曠為晉平公清角奏一有云從西北方起再奏大風而
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公平俱伏于廊室

兩京記曰隋陽帝從東都至西京御道並作長廊
枚乘七發曰連廊四柱臺城增構

陸機與弟云書曰听訟覘東作百丈許廊屋

塾

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璞注曰東門堂

尚書崔命曰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後
禮記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

白虎通曰所有必有塾何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
君先塾思其事也

東觀漢記曰趙孝為廊每告歸往來常白衣搭過直上郵亭
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

魏武制度奏曰三公列侯門施內外塾方三十畝

壇

左傳曰注除地為壇築土為壇

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擇日齋戒設壇拜為將軍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於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

絃歌鼓琴奏曲未終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左手據膝右手柱頤

以听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子路曰魯之君子也

徐靈期南岳記曰南岳山上有飛流壇懸水激石飛湍百仞即

孫溫伯所喪身處也又有曲水壇水行石上成溝瀆如世人臨

河壇也三月三日時來道遙

梁洲記曰沔陽城先沔陽縣所治也在漢水南曰蕭何所築

劉倫為漢王權住此城明於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也

王世紀曰雍初有五畝壇漢武獲麟處

屏

爾雅曰屏為之樹

郭璞曰小壇當門中也捷為
舍人曰以垣當門敞為樹

廣雅曰復思謂之屏

說文曰屏蔽也

釋名曰屏自鄣屏也蕭牆在門內蕭也臣將入於此自蕭警
之也處果思在門外果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

禮記禮器曰康王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玄注云屏樹也今謂之果思

論語八佾曰或門管氏之禮乎曰邦君樹門塞管氏亦樹塞

門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鄭玄注曰樹屏也

又季氏曰吾孔季孫之憂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蕭牆謂之屏也

漢書佞幸傳曰哀帝令將作為董賢起冢營義陵旁內為

便房剛栢題漆外徹道周恒數里門闢果思甚盛

又曰王莽傳曰莽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但為厭勝遣使壞

渭陵園門果思曰無使民復思漢也

漢官典職曰省閣下大屏稱曰丹屏尚書郎舍鷄舌香伏其下

奏事

晉書曰阮籍為東平相徹去屏障使內外相對

孫卿子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於外內屏不

欲見內於也

風俗通曰屏卿大夫以帷事以簾稍有第以自障蔽也示臣臨

見自整屏氣處也

吳越春秋曰越將伐吳越王命於夫人王背屏夫人向屏而立

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已其信而中

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也吾見子於是已明試

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
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所以自障也示極臣下之故也天子
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

床

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床郭璞注曰窓東戶西也禮云斧床形如屏風益為斧文置床地以其所名之耳

尚書崔命曰設黼床

儀禮覲禮曰天子負床南面朝諸侯是升致命

禮記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

宁

爾雅曰門屏之門謂之宁郭璞注曰人君視朝門宁立處也

釋名曰宁也見君所佇立定氣之處也

毛詩曰侯我於著乎而

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六

居處部十四

厨

竈

竇

厠

厨

說文曰厨庖室也

易曰庖有魚義不及賓也

毛詩大庖不盈

礼記玉藻曰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又田獵之礼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克君之庖

漢書賈誼曰其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声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後漢書稱衡到許都人問荀文若趙稚子云何

趙為邊寇將軍見魏志也

衡曰文若可使借面吊喪祗常可監厨請客

典畧曰衡見荀儀容且有白耳故可吊喪

趙有復健啖肉故可監厨也

七賢傳曰阮籍以步兵厨中有美酒求為步兵校尉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庖厨不徙後宮不移

古詩曰左崔賴厨中

竈

礼有五祀竈居一焉

月令孟夏其祀竈祭祀先肺陽氣盛熱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礼減仲文燔柴於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鉶非所柴也仲文焉知礼

礼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

論語王孫賈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史記孫賓救韓入魏為十万竈明日為五万竈又明日為三万阜涓經三日大喜曰我因知齊人怯入吾地三日士卒

亡者過半遂逐之

又曰李斯曰阜上騷除万世一時也騷音拂

漢書李少君言祀阜皆可致神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器以食則益壽口益則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之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天子親祀阜焉

又曰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忘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海上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也霍氏秉權曰久

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入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王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其阜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家過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人灼爛者在於上行余各以次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卿使听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其笑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主人迺悟而請之茂陵徐福救上書曰霍氏且變卿士福說行則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不蒙其功惟陛下逆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

上乃賜福帛千疋後以為郎

又曰息夫躬祠阜人見之告呪詛遂棄世

又曰昭帝時燕王宮豕出園胡因切壞都阜注都阜蒸炊之大阜也

刘向以為豕禍

後漢書李南里曉術為由拳縣妻宸詣竈室卒有暴風婦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跑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起先吹阜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持應之因著其亡日乃听还家如期病卒

又曰更始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官爵皆群小賈堅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繡面衣錦袴襜榆諸于罵曰道中長安為之語曰阜下養中即將爛羊頭関

內侯

又曰虞詡為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
迂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
詡於陳倉嶺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
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余里令
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迫或問曰孫臏滅竈君增之
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何也詡曰虜
衆多兵少徐行則為所及速過則彼所不及測虜見吾臯日
增必謂群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強
強勢有不同故也

又曰向栩性不恒又以狂坐於竈北屋上

又曰張忠署孫臏為主簿遂祭竈請比隣

又曰陰識之子方臘日晨炊而臯神見殺黃羊因祀之三世繁

昌遂常以臘日祭之

戰國策曰智伯攻晉陽城不沉日三板泪臯生蛙懸釜而炊

魯連子曰一井五餅洩可立待一臯五突烹能十倍分烟者衆

淮南子曰黃帝作臯死為竈神

莊子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竈額也

又曰陽子居南郭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還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進盥嗽
巾柳悅履戶外膝行而前日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
閑是以不敢問今閑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雅睚眦而誰

與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变容曰敬聞命矣其往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擲舍者避而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也

宜都縣記曰宜都山絕崖壁立數百丈有一火炆挿在崖間望可長數尺傳云堯洪水人泊舡此旁燹余故曰挿竈崖万畢術曰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

夢書曰竈主食夢者得食

李尤竈銘曰燧人皂火竈能以共

竈

周礼考功記曰宮中之竈其崇三尺

左傳曰華門圭竈之人皆凌其上

又曰有過氏滅夏立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竈

晋書光逸避亂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崑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以累日逸將戶守者不所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竈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乎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家語曰子羔為衛之士師則人之足衛有削犢之乱子羔逃至郭門則者守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諭又曰彼有竈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彼有室子羔入焉追者罷子羔乃去

廁 淵附

廣雅曰清溷屏廁也

說文曰廁清也

釋名曰廁言人雜廁在上非一也或曰溷濁也或清至穢宜常修治使清潔

儀禮曰隸人溫塞也為人復往褻也

左傳曰晉侯將食麥張如廁陷而卒

史記曰朱虛侯入未央宮遂擊呂產走天風大起從官

亂莫敢鬪遂殺產於即中府吏廁

又曰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睢從齊

襄王睢辯有口才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睢

持魏陰事告齊故睢獨得此饋心怒歸以告魏相魏齊

齊使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陽死卷以置廁中賓客

飲者醉更溺睢以懲後無妄言

又曰李斯者楚之上蔡人也少時為鄉小吏見吏舍廁中鼠

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積粟鼠大廡

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知賢不肖譬如鼠矣

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李帝王之術

又曰万石君長子建老白首万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

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切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輸身自浣

滌徐廣曰論築垣垣也音注廁論謂濁垣牆建隱於其測而浣滌也謂論為豆言建又白洗湯廁豆側豆為除穢污之也呂靜曰歲齋齋音咸豆

復與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以為常

又曰趙襄子滅智伯其臣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之已

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執
智伯則吾魂魄不媿矣乃更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
已首欲以刺襄子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
刃兵曰欲為智伯仇左右欲誅之趙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
耳且智伯亡無後無其臣欲為執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又曰大將軍衛青侍中上據廁而視之注溷廁也

漢書郅都侍上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上目都擊之都不得
上欲自行都伏諫曰姬死復一姬進上雖自輕奈太后宗廟
何太后聞之賜都金

晉書王戎惠帝及宮以戎為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顛遣使說
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

出偏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听諗
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善為我籌之戎曰公首
奉義衆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
朝野失望人懷二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
第不失故爵妾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旂怒曰
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
官震悚戎偽棄發墮廁得不及禍

又曰郭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使入璞
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芒有殃
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視之見璞裸身披髮脚
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

禍吾鄉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纓王敦之禍
彘亦死蘇峻之難

魏氏春秋曰許允為鎮北將軍未發徒樂浪允善相印
將拜印以不善更刻大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好而已被辱
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廁

出明錄曰建德民虞敬上廁輒有一人授手內草與之
不覩其形如此非一過後至廁又無送者但聞戶外鬪
聲窺之正見死奴與死婢爭先進草奴適在前婢便
因後搗由此輒兩相擊食頃敬欲出婢奴陣勢方未已
乃厉声叱之奄如火滅自是遂絕

又曰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余色黑眼大着白單

衣平上慎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喚而語之曰人言
鬼可憎果然

桓譚新論曰博士弟子譚生居東寺連三夜有惡夢
以問人教使晨起清中說之三旦而人告以為呪詛捕治數日曹

毗杜蘭香戒張碩不宜露頭上廁夜行必悚若脫誤當跪拜謝

周景式孝子傳曰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舡人危懼皆叩
頭思過寧息惟無侃言念常如廁不冠即便悔首風尋止異苑
陶侃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杖有一人著平上介噴自称後帝云
君長者故出相見三載莫說富貴巨言

襄沔記蜀先主之依刘表起至廁見髀裏生肉慨然流涕还
坐表恠問之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

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功而業不建是以悲耳表雖重備因此欲取備二竟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鵝從襄陽城西檀溪水中而渡被溺不得出備既急乃日的鵝今日危矣可不努力乎的鵝乃一踴三丈遂得過溪而去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謁仙伯坐起不恭主者奏安不敬適守廁三年

抱朴子內篇曰河東項曼都入山奉仙十年而歸家問其故曼都曰在山中仙人乘龍迎我上天仙過紫府金床玉几真貴處也仙人以流霞杯飲我輒不死不飢渴天地有失行來還昔淮南王謫之守廁矣吾何人哉

語林曰刘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文帳茵褥甚麗兩婢持錦囊寔據退笑謂崇曰何誤入卿室崇曰是廁耳寔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囊是壽良久不得便行出謂崇曰貧士不得此廁乃如他廁

又曰石崇廁常有拾余侍婢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沉香無不畢備又與新衣客多不能着王敦為將軍年少既脫故衣着新衣

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世說王大將軍敦初尚主廁見漆箱中盛乾枣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下菓食遂至尽既還婢焚手金澡盤盛水琉璃梳澡豆敦自廁着水中而飲之謂之乾飯群婢掩口而笑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七

居處部十五

牆壁

柱

梁

棟

牆壁

說文曰牆蔽曰牆又曰壁垣也

爾雅曰牆謂之墉

廣雅曰墉垣牆也

釋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隱於形容也壁辟也所以辟斷風寒也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阻以為援衛也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書曰既勤垣墉惟其塗斲茨

尚書大傳曰賁墉諸侯疏杼注曰賁大也高大牆正道直也疏衰也杼亦牆也亦衰殺其上不得正直詩曰百堵皆作又曰築室百堵

又曰誰為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又曰乘彼坳垣以望復閔

又曰牆有茨名篇衛人刺上也公子頑通于君母而不可道也牆有茨不可掃也箋牆所以防非常也

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由用也人將听之

又曰蔣仲子兮無踰我牆

又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

又曰徹我牆屋田卒于萊毀牆屋不得農也

書曰序秦始皇滅先代典籍坑儒天下孝士逃難解散我先人周藏其家書于屋壁至魯恭王時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比音科斗文字

又曰峻宇雕牆

禮曰七月圻墻垣六月小暑後五日蟋蟀居壁

周禮曰牆厚三尺崇之注云高卑為率足以相為勝也左傳叔孫也人之有牆以敵惡也牆之卻懷誰之咎也注咎在牆也

又曰巢牛隱於短垣以射五子諸樊

又曰寺人披代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

又曰晉靈宮不君厚斂以雕牆

論語叔孫武叔謂子貢曰仲尼豈賢於子乎對曰譬之宮
牆賜之牆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
而入不見宗廟之美

又曰薰土之牆不可朽也

又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欤

史記曰孝景帝卽位晁錯為內史貴幸用事門出有不
便穿一門出太廟煥垣承相申屠嘉聞之奏誅錯上受
之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煥且又我使為之錯謝而出
曰無悔不先斬錯

又曰司馬相如家成都貧家徒四壁立

漢書曰貫高等欲害高祖署人於復壁中

後漢書曰逢明與同郡徐方平原李子云王君公相友善並

曉達陰陽懷德穢行房奩子云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

去僧牛自隱

僧謂平會兩家買賣之事

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又曰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威明郭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塞
下雖得必實果後以論議阿枉毀名云

又曰崔晏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家徒四壁卒無以殯歛光
祿勳揚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具大將軍袁隗
樹碑頌

又曰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孝號奇童京師貴戚慕
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
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推患時人貴之位至巴郡太守

吳志曰呂蒙病孫權時在江安迎置內廐沿護方方欲數見預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少食喜不能則咄惜也

晉書曰外國傳大秦國以琉璃為牆壁

齊書曰劉璉字子璈方軌正直况璈夜隔壁呼璉出不答方下床着衣立行及簾外然後應璈問其故璉曰白束帶未竟

又曰徐孝嗣初在率府昼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林孝嗣驚起行數步而壁崩

莊子曰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府循牆而走敦敦

不軌

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規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具靡之誠焉

衡山記曰甘泉東有石壁禹所刻文在此

洞真記曰元狩三年帝復起陵霞觀去地九十大累白玉為壁以分八篆寫羲皇以來之周成王封禪之事所謂事登壁文蓋帝王之本績也孟子知命者不立于巖牆之下恐顛也

淮南子曰舜作宮築牆始也

漢官儀曰省中皆胡粉塗壁登古烈士

新序曰諸侯牆有黑堊之色無丹青之彩

神仙曰和事王君王君語曰我暫往瀛州汝正白石室熟親北壁當見文字讀之得道矣三年方見壁上有古人所刻太清

經讀之得仙

魏畧曰趙岐避難青州市孫嵩知岐避事置岐於複壁中

西京雜記云匡衡鑿家壁偷光讀書

宋玉賦云東家美女登牆窺玉三年玉猶未許

焦贛易林曰千仞之牆禍不入門

孟輿北征記曰鄴城避雷室西南石溝北有華林牆口高九丈
方圓一里也

柱

廣雅曰楹謂之柱

釋名曰柱住也楹亭也亭口然孤立也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吾枯住而茅茨為民爰費
也

左傳曰叔孫豹指楹曰雖惡事其可去乎

又曰丹桓宮楹

穀梁傳曰丹桓宮楹禮天子丹諸侯黜大夫蒼

士黜大載禮曰周時德澤和洽蒿茂以為宮柱名曰蒿宮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鑄柏梁銅柱

又曰成帝立趙皇后劉輔諫曰朽木不可為柱卑人不可為
主

范曄後漢書曰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為野王貪令
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厉威嚴惧罪逃還京師因匿兄
讓第舍主中膺知其狀率將吏率破柱付洛陽獄受辭畢
即殺之

魏略曰大秦國以水精為室柱

吳志曰孫堅為董卓所攻堅分數十騎馳圍而出堅常着赤
罽幘令親近將祖茂着之卓騎爭逐茂急見一柱在草中因
脫幘着柱上卓騎望見繞數重定近覓是柱乃去

晉書曰石季龍握秦始王家取其銅柱鑄以為器

又曰太始二年秋營大廟致荆山之材採華山之石鑄銅柱十
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

曹嘉之晉紀曰諸葛誕以氣勵稱常倚柱讀書雷震其
柱誕讀書自若

陳書曰初梁侯景焚太極殿及景平至陳武帝議欲營
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後渚因得
用之

漢武內傳曰上起神屋鑄銅為柱金塗大五圍

帝王世紀曰桀作金柱三千

列女傳曰紂作銅柱以炭火然之有罪者令抱其柱輒墮炭中妃已規為笑
漢官典職曰德陽殿柱皆金刻鏤作金宮掖之好竒禽方巧側
以丹青翡翠竟柱構以水精一柱三帶韜以赤緹

應劭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一柱來上樓上琅邪開陽縣
上言南一柱飛去光武使視因刻記其年月以名門焉

神異經曰崑崙山有銅柱其高入天所為天柱也圍三千里圓迴
如削下有仙人府與天地同休息男女名曰玉人男即玉男玉
女無為配足而仙道成也

三輔決錄曰長陵田鳳字季宗為尚書尚郎儀貌端正入奏

事灵帝目送之因題殿柱曰堂曰乎張景兆田郎

伏滔北征記曰廣陵吳王濞所都大城得栢柱三皆栢心蓋吳濞門柱也

華延雋洛陽記曰太極殿有金銅柱

焦贛易林旅之咸曰金梁鉄柱

又曰家人之升高樓無柱顛僵不久紂失主人身死牧豎

威弘之荆州記曰巴東城西有一栢柱孤殖大可數圍高三丈余相傳世公孫叔時樓柱乃云斲之血出枯而不朽歷代弥固將恐有物憑焉

江陵記曰沔城內有赤湖客舍襄陽大道經城中過元嘉十一年連雨城南門沮壞得土中故栢柱長一丈七尺臨川康

正取以為大脊西北柱初時色黑一季後不復黑計此千年

列子曰共上觸不周山天柱折

晏子春秋曰晏子將死斃于楹納書曰楹謂妻曰楹記日也子杜而示之

燕丹曰荆軻以匕首摘決秦王耳入銅柱火出

淮南子曰柱不可以刺齒蓬不可以持屋

世說曰陸阮初拜司空有人往索酒便自起着梁柱間祝曰當今乏才以尔為柱石之任莫輕人棟梁阮笑曰哉卿良箴楚辭天問曰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傳玄正都賦曰錦牆雕柱

刘良七奉曰綠柱朱椽青瑤碧瑤

李尤楹銘曰幹強躄正雖重不移上下相安高而不危
世說夏侯玄贊曰玄嘗倚柱作書霹靂其柱神色無變
作書如故

俞益期箋曰馬文淵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俞
家不反居寧壽靈岸南對銅柱悉姓為相自為婚姻有二
百戶交州以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夏同山川移
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

曰南傳曰
三銅柱也

梁

爾雅曰栿廂謂之梁

郭璞注曰
屋大梁

吳越春秋曰夏禹廟以梅木為梁

焦貢易林旅之咸曰金梁鉄柱完全不腐

漢官典職曰德陽宮屋朱梁

曹子建七啓曰彤軒紫柱文棟登梁

古歌曰本自南山松今為宮殿梁

西京賦曰絙雄虹之長梁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飾文杏以為梁

班固西郊賦曰固瑰材而究竒抗龍之虹梁

楚詞曰玄云玉之梁

曹植詩文棟華梁

棟

爾雅曰棟謂之桴

郭璞注曰
屋桴也

廣雅曰桴棟也

釋曰名榱榑也似桶也或謂之望高可望也或謂之林棟中也屋脊曰薨蒙也在上覆蒙屋

易大過卦曰棟撓本末弱也

王弼注曰初為本而上為末

左傳襄五年曰茅蒲祭刺慶舍王何解其間猶援廟桶動

於薨

柱注曰屋梁

又曰子產謂子皮子於節國棟也棟折椽崩僑將墜焉

漢武帝故事上越神屋薨附作金鳳斬翥皆飛口啣流蘇

長十余丈

神仙傳曰左慈其曹公飲畢以杯擲屋棟懸着棟動搖

似飛鳥

淮南子曰郢人買屋棟而分之車轂跪而度人大雖可而

長不足也

桓子新論曰王公大人則嘉得良師明輔品庶凡民則樂畜

仁賢哲士皆國之柱棟而人之羽翼

楚辭九歌曰桂棟兮蘭橈新夷楫兮約房

郭璞遊仙詩曰云生梁棟間

傳玄棟銘曰固有維輔屋有棟梁室之傾尚可柱也心之

傾不可輔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八

居處部十六

窓

檻

椽

椽

椽

窠

杵

輔首

藻井

鳩尾

質礎

奧

屋漏

窟

突

塼

瓦

窓

說文曰窓穿壁以木為交窓所以見日也向北出墉也在牆

曰牖在屋曰窓

又曰櫺楯間子也櫺房室之疏也

釋名曰窓聰也於內視外為之聰明

大戴禮曰隨武子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則之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禮記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

又儒行曰華門閨竇蓬戶瓮牖

論語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五經典義曰虞主埋之南北牖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不喜出入遊觀希嘗臨御窓望

老子曰鑿戶牖以為室

又曰不窺牖見天道

漢官封禪儀曰泰山有天窓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七十二牖

孝經注曰明堂之制八窓四闥

東宮舊事曰閤內有曲障上崔目窓

又曰宮有四面窓八所綾綺連錢及青匡郭飛板

郭子曰滿奮畏風在武帝坐北窓作琉璃扉實密似踈奮有難色帝問之對曰臣若吳牛見月而喘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窓戶扇多是綠琉璃皆通照七髮不得

藏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謂

帝曰此兒無賴又被斥回原心無惡尋當得還

又曰帝起神屋有云母窓珊瑚窓

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奢糜及死生葬所幸奴婢着

銅窓內令守冢

法五行數曰太公金匱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

李尤牖銘曰天設窓牖開光照陰施於明堂以象八風

陸機詩曰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輝覽之不多盈手

灵光殿賦曰玉女窺窓而下視

文選詩曰窓中列遠袖

蜀都賦曰列綺窓以瞰江

古詩曰盈口楼上女皎二當窓牖

又曰文疎結綺窓阿閣三重階

檻

漢書曰朱云忠諫攀檻檻折及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文選曰伏櫺檻而俯听聞雷霆之相激

魯灵光殿賦曰軒檻蔓延

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又日照檻兮扶桑

椽

說文曰椽椽也楠也椽椽也秦謂之椽周為之椽魯謂之楠

通俗文曰屋加椽曰椽來早切

漢書解詁曰楠楠也諸侯丹楠以丹色也

詩曰松楠有挺

穀梁曰刻桓宮楠禮天子之楠斷之磨龍石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楠斷之礮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楠非正也

左傳曰宋人伐鄭以太官之椽為芦門之椽

續漢書曰蔡邕避難在吳告人曰五音昔經會稽高迁亭見

屋椽竹從東間數第十六可以為簋取用果有異声

張璠漢記曰梁興起其臺殿梁柱椽桶鏤為青龍白虎各以丹青云氣

戰國策曰或謂孟嘗君曰廊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金根為刻玳瑁為龍虎禽獸以簿其上扶若隱起椽首皆作龍行龍首脚鈴流蘇懸之

西京雜記曰照陽殿椽桶皆刻作蛇龍紫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驚慄

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

椽

說文曰椽椳也

又曰媚秦名屋聯檣謂之椽楚謂之招

連綿椽頭使平也上人曰雀頭行似爵也

釋名曰椽椳也倭屋高後也招旅也連旅之或謂檣曰綿也

禮記明堂曰位復廟重椽天子之廟飾也

穀梁傳文公曰壞廟之道易椽可也

爾雅曰椽謂之槁

郭璞曰屋柱也

椽

爾雅曰梁上椽謂之椽

漢官解語曰椀梁上柱也諸侯藻椀為藻文也
華陽雋洛陽記曰堂黃宮殿皆石玉璫龍栴藻悅
禮記禮器曰管仲餼簋朱絃山節藻椀君子以為濫矣

藻

爾雅曰栴謂之藻

郭璞曰注即栴也

三輔故事曰王莽起九廟為銅鑄櫃

揚子法言曰吾見未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業者也

栴

爾雅曰栴謂之疾

郭璞注曰栴上薄也亦名捷為舍人曰未儒下小方木

廣雅曰薄謂之肩謂之栴

說文曰栴屋強也

王延壽灵光殿賦曰曲栴天橋而環勾

常仲符景福賦曰於是周覽升降流目詳規叢楹負楹

飛櫃承栴梧綺錯椀藻鮮攢

鋪首

通俗文曰門扇飾謂之鋪首

說文曰門扇環謂之鋪首

風俗通曰門戶鋪首百家書云輪般見水上羸蝨謂之曰開汝頭見
汝形羸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羸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
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固密也

揚雄甘泉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兮發蘭忠與穹窮

李尤平乘觀賦曰過洞門之轉闔歷金環華鋪

藻井

風俗通曰殿堂相束井形刻作荷凌水物所以厭火也

西都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

魏都賦曰綺井列䟽以懸帶柱䟽布也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圖淵方井反植荷葉綠房紫的吐

咤垂珠

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䟽以懸帶華蓮葩以到彼

曹植七啓曰綺井含葩金壁玉箱

顏延之七繹曰木寫去氣土祕擷芳既挺天而到井又斲圓而鏤方

鳴尾

晉中興書曰秦元十年觀巢太極殿東鵠也

晉安帝記曰義熙年六月震太廟鳴尾徹壁柱若有文字

宋武大明元年五月戊午嘉禾一株五莖生青暑殿鵠吻中

陳書曰高祖二年戊辰重雲殿東鵠吻有紫煙出雋天唐

會要曰漢栢梁殿災後曰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鵠激浪即降雨

遂作其象於屋以厭火祥時人或謂鵠吻非也

質礎

尚書大傳曰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

注曰石材注下質也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為飾

說文曰礧柱下石也古以木今以石

廣志曰烏石有五色者光澤以為柱礧出苑蓬山

戰國策書智伯攻趙襄子之晉陽謂張孟談曰吾城郭完倉廩實銅少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公陽之堂皆以黃銅為柱礎請發而用之則有余銅矣

古史考曰秦始皇使刑徒七万人作驪山北山石為鳥南州異物志曰大秦國以水精為鳥

淮南子曰山雲蒸柱礎潤

張衡西京賦曰彫楹玉鳥

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金楹齊列玉鳥承跌

輿

論語八佾曰與其媚於輿寧媚於竈

爾雅曰西南隅謂之輿郭璞注曰室中隱輿也

通俗文曰輿內曰宸

韓子曰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之於坐席正身見於輿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不敬以我為愚人安可侮也

呂氏春秋曰苑春諫衛公云君因隅輿有竈不知寒矣

屋漏

毛詩蕩抑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爾雅曰東北隅謂之屋漏郭璞注曰屋漏義未詳也捷為舍人曰古者屋西北徂以炊浴浣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

窟

爾雅曰東北隅謂之窟郭璞注曰義未詳捷為舍人曰東北陽氣始氣万物所養故謂之窟

說文曰窟養也室東北隅食所居也

突

爾雅曰東南隅謂之突

郭璞注曰突間也從為舍人曰東北
万物生蟄虫必出無不由戶突

釋名曰突出也亦取宜也

博

詩曰乃生女者載弄瓦上紡博也

又曰中堂有甃柱一名甃甃

晉書曰陶侃字士行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甃於外暮運

於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宋書范曄母如廁而產額為博所傷故以博為小字

瓦

說文曰瓦土器也燒之惣名也

禮記曰有虞氏瓦棺

又曰毀方而瓦合

史記曰秦君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尽震

漢書曰霍光巷行人見有人在屋上撒瓦投地就視不見而霍氏誅

又曰平帝元始四年東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尽誅

魏志曰魏文帝謂周宣王曰朕夢殿上雙瓦落地化為鴛鴦

他也宣曰後宮富有暴死者須臾後宮相害死也

吳錄曰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板博以城新壞甚多

晉書曰張孟陽貌醜嘗從潘岳遊洛陽市岳美貌群女爭以果

擲岳潘車廂孟陽被投之瓦石

博物志曰桀作瓦

古史曰考昆吾氏作瓦

老子曰挺植以為器

夢書曰夢見瓦為甲鎧禁禍患

春秋潛巴潭曰宮瓦自墜至死不祥

漢武故事云上起神屋以銅為瓦

莊子曰雖有快心不怨飄瓦

又曰以瓦注者巧柱射賭物也所賭輕則意巧

又曰陶者曰我善注埴

大秦記曰大秦以水精為瓦

抱朴子曰班狄不能削瓦石為芒鉞

燕子丹曰荆軻之東宮臨池捨瓦投龜太子進金瓦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九

居處部十七

井

釋名井清也泉清潔者也

風俗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端

也久不滯滯滌為井泥

易云井泥不食

不停汚曰井滌

易云井滌不食

滌井曰浚井水清曰冽井

易云井冽寒泉

甃聚埽修井也

易云井甃無咎

易傳曰井通也物所通用也

禮記曰井與門戶竈中雷為五祀

世本曰伯益作井

周書云黃帝作井

說文云八家一井

易曰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

又曰井冽寒泉

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

左傳曰楚伐蕭還無社謂申叔展日目於留井而極之若為

茅輕哭井則已

又曰鄭公子婦生受命于楚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曰

華元獲樂宮狂狡輅正人入於井在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

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照果毅以听之謂

禮听謂常在於耳看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史記曰鼓叟使舜穿井穿井匿空房出舜既入深瞽叟與弟

象共下土實井從匿空出去

漢書曰蜀多塩井羅襍塩井致富

又曰陳遵每大飲會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船轄投井中

漢書曰元帝時諺曰井水溢減阜烟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

北宮井水溢王莽之徵也

又曰朱傳為御史大夫府吏舍百余區井水俱竭長老異之

後果廢焉

又曰王莽時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着文曰告安漢宮莽為

皇帝扶命之具自此始矣莽使群公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

不得施行宗廣刘景上書至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

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宮使也公使我告亭長曰揖皇帝當為

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有
新井入地且百尺也

後漢書曰琅邪有水井水厚尺余

又曰耿恭之攻匈奴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引兵據
之七月匈奴復攻恭上慕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
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窄馬

冀汴而飲之恭仰天嘆曰聞昔二師將軍拔佩劍刺山飛泉湧
出今漢得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

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士揚水以示虜

東觀記曰恭親自枕
龍於是令士且勿飲先

和泥塗城
并揚示之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又曰淳于恭門側有井鄉里小兒爭飲牛恭惡之多置水哭

汲水滿之

又曰張讓劫天子至河掌筆者投壘井中後孫堅討董
卓至把國見井有五色光後浚井得壘

吳書曰孫策功曹魏膝有罪譴欲殺之左右憂恐計無所
出夫人乃倚大井召策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
礼士闡過錄功曹在分尺規汝今殺之他人明日皆叛汝矣

吾不忍見汝禍及當先投此中策大驚遽釋膝罪

晉書曰阮瞻嘗群行冒熱渴甚逆渴旅有井衆之競趣之
瞻独逡巡在後須臾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

又曰元帝為晉王使郭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
告成功上有勒名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所謂先王以作

樂崇德陰薦之上帝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

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岳命余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灵符塞天人之心每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也

梁書曰巴郡忽有地自開成井方六丈深三十二丈

帝王世紀曰堯時老人繫壤於路而歌曰鑿金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史曰延陵縣季子庙沸井之北忽聞金石声疑有異鑿至深三尺得沸井奔湧若浪其地又響即復鑿之復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庐山道人張陵再拜謁見簡大堅白字色乃黃

魚豢魏畧曰明帝九龍殿前為玉井綺

高士傳曰管寧所居會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閭寧乃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

唐書曰長慶中長安主簿鄭翦王役太清宮御院忽有院前四序見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直皇帝過路汝速實此不然罪在不測翦惶恐遠領役人視之其処已陷數尺發之則一古井宛然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翦已聞上既至宮群臣及供奉官於馬前蹈舞賀有詔命翰林李士常處厚起紀述以表其異也

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九軻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有為仁義

也軻八尺也雖深不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廢棄前行也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困百家之治窮衆口之辯以為至
達今古聞莊子之言茫然異之無所開吾喙公子牟笑曰子
獨不聞陷井之鼃謂東海之鼃曰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
缺之甃岸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滅足沒跗还魚鱗舛科斗莫能
若也且夫善一壑之水而跣蹈井之樂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
覘之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墊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
海若曰夫万里之遠不足率其大千仞之高不足極其深禹之時
十年九潦而水不為加溢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
頃久之推移者此亦東海之大樂於是掘井之鼃聞之適上
然驚規上然自失墨子云備城五十步一井
范子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孫子兵法曰地多陷曲曰天井

墨子云二舍共一井

抱朴子內篇曰臨阮縣有察氏家世老壽後子孫輒賤折他
人居其故宅復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井中赤乃掘井
左右得古人埋丹沙數十斛丹入汁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

呂氏春秋曰天下之美者崑崙之井

又曰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吾穿井
得一人人傳之者聞於宋君君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
井中也說苑曰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
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水之恠變罔兩水之恠龍罔象
士之恠琴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管子曰桓公將毋管仲飲十

日齋戒掘新井而柴焉注新井以柴蓋覆之取其清潔示敬也
葛仙公傳曰仙公取數十錢使一人投井水公從井上呼錢又一
一飛從井中出入公器也

桂陽列仙傳曰蘇耽其母曰有賓客來會耽受性當先令
招耽去違於供養今年多疫切有此井水飲之可得無恙費
此水過於供養使賓客隨去焉

水經注曰華林苑疏圃中有古井悉珉玉為之以績石為口玉
作精密独不變古粲焉如新

異苑曰蘭陵昌慮縣郟城有華山上有井鳥巢其中金啄
黑色而團翅此禽見則大水井又不可窺口者盈歲輒死

又曰廣陵郡東界有黃公冢高墳二所前有一井曰廣救天每

旱不竭有於其中得銅釜及罐各一

又曰謝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見
三龍甚分明行道住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知是壻隱
起作龍形

又曰潯陽吳椿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炮竹
声相承謂之龍吒

風俗通曰龐儉父先逃走隨母流宕後居鄉里鑿井得銅
生遂温富

後買奴曰堂上者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父字阿宗
足下有黑子腋下

有赤志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妻時人曰鑿井得銅買奴為奴

又曰龐儉鑿井得錢數方

又曰邨子路行飲馬投錢井中

續漢禮儀志曰夏至日浚水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

淮南子曰伯益作井而黃龍登

異物志曰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半青半黃者似炭汁作糜粥皆金色因名之金井

出明錄曰山陰縣九侯神山上有灵坛前有古井常無水及請告神即水涌出供用足乃復漸止

潯陽記曰益城漢灌嬰所築孫權經此城自立標井令人握得井銘曰穎陰侯所開三百年當塞不滿百年為富運者所開權祈以為瑞井江中風浪井中輒動

豫章記曰厭源山西北余侷村五六里有洪井說云洪崖先生之井

蜀都賦曰火井炤熒於幽泉注蜀都有火井欲出其火先將家火投之陰如雷声須臾火出光輝十里以竹筒盛之其光不滅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昔時有木竹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得視之後以轉盛熱以盆着井煮塩得塩後以炷火投井中即滅迄今不復也盛弘之荊州記隨郡北界有庙鄉村南有重山下有一村父老相傳之是神農所西有重塹内週迴一頃二十畝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則衆井水動則以地為神農社年常祀之尋陽記龍窟有深泉側常見龍曾有人於水邊洗銅碗忽

浪起水漲便失碗此人沒水遂取既出復失去後人見龍啣
碗在城裏井邊

出明錄曰襄邑縣南有潁鄉老子廟中有九井潔齋入
者溫清隨人意念

潁鄉記老子廟中有九井汲一井余井水平動

廣志曰臨邛有粉井得其水沃則益光

嵩山記少室山有云母井出云母

洛陽記宮牆西有兩銅井連玉溝名曰濛汜

羊頭山記衛青破月支月支有井色如酒因名曰酒井

又曰東河城北門有大井深七尺糞之得膠貢之

又曰雍丘縣有神井與雲霓享祭不輟

又曰盤固山有大井銅人嘗守之五十年一涌水起數十丈

銅人每以手掩之即止

又曰零浦有塩井二十四其一出火甯取密閉万里不滅

又曰金龍井西京太極殿上有之金龍負山於上廡金鹿芦

山海經曰崑崙山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百仞面有九井

以玉為檻

洞冥記珠甜水去虞淵八千里有甜溪水如密東方朔遊

此水還將數斛以獻帝曰投陰井曰裹遂恒甜而寒洗肉肌

理柔滑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則味

而驗列看之則顏色如醉飲一合則三旬不醒啜甜水

則隨飲隨醒

又曰長安東七百里有云山山頭有井云從中出若土德
王則黃云出火德王則赤云出水德王則黑云出金德王
則白云出木德王則青云出

荆州記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

又曰益陽縣有岡上有金井數百尺傳云昔有金人以杖
撞地而輒成井

王子年拾遺記峻鍬山名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井中金骨冷

又曰貴州有司命井半井半淡潛涌江波虛盈如勢

又曰衡山侯曇山山有溪豪神祠壇上傍有石井常無水人
祀之即水出事了即乾

又曰柳州昔相嶺西麓下有潮井廣半畝一日三湧三落

又曰堯井在泥水縣東十五里漢高祖敗項羽追之入此井
得免見井中有双鳩飛出有蜘蛛網因而得免

又曰濟州穀城管仲私邑今城內有夫子五井焉

又曰洪州龐源山山上有風雨池言山高水深流激着樹麗
如風雨云是洪崖之井

又曰廣州越井周一云越王井云越他誤墜酒杯於井遂
浮出石門故詩云石門通越井是也

又曰儋州滔汭井與論水通有人以竹置井口淪水得之俚
人呼竹為滔公因以為名

師曠問天老曰人間忌臘日殺生於堂上有血光一不祥井
上種桃花落井三不祥也

天文志曰玉井四星在參在足下水以符瑞王者清淨則
浪井出符瑞圖曰浪井者不鑿自成王者清淨則有伏圭之
丹陽記曰句容縣有沸井示井沸潭

兩京記曰醴泉坊本名承明坊開皇初繕築此方忽聞金石
之聲因掘得其泉浪井也所飲者疾愈因以名坊

水經注云襄國西石崗上有井大如車輪圖志云此井光
武營軍所鑿

魏都賦曰墨井塩池注鄴西高陵有石墨井

嶺表錄曰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
倫為交趾使以珍珠三斛買之梁氏之車舊井存焉

渚公故事云江陵城東二十里有天井週迴二里其深不測旱

而禱之即大雨時至

隋圖經云常山唐縣中山城西北隅有一大井俗名趙母井昔
云醇酎千日即是此井所醞後石以蓋之人不敢開齊刺史
博陵王濟欲開之即有云霧隱蔽惧不敢開

魏文詩曰雙銅生空井枝葉自交加

白澤圖曰井神曰吹簫女子

江文通井賦曰穿重壤之千仞兮構玉甃之百節營之不
日既汲既滌

晉郭井賦曰尔乃冠玉檻甃鱗錯鼓鹿盧捍勁索

魏明帝猛虎行曰双銅生空井枝葉自相如通泉浸其根
玄云潤其柯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

居處部十八

倉

倉

困

庚

說文曰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
周禮注曰藏米曰廩

釋名曰倉藏穀物也

詩云乃求千斯倉乃求万斯箱以峙其糧

又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億及秭

又曰我倉既盈我庾為億

尚書曰武王克商發巨橋之粟大賴于百姓巨橋紂

倉也

傳曰楚莊王賑廩同食注賑廩開食同食上下無異

禮記曰今日季春發倉廩賜貧窮

又曰五穀皆入必量於歲

又曰循行積聚無有不歛

又曰孟冬命有司空實審修困倉謹蓋歲務積聚

又曰國無九年之畜為不足無三年之畜曰急

周禮曰儲畜以待凶荒

又曰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余則藏之以待兗而頒之

又曰廩人掌九穀之粟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

之上下數邦用以知是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

公羊傳桓公曰御廩災御廩者何築盛之所藏也

論語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春秋佐助期曰天廩倉神名均明

史記曰舜毋嫉舜父舜使舜塗倉下放火而燒舜室

席而下得無傷

又曰李斯年少時倉現倉中鼠食粟居大廡下斯乃

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鼠耳乃從荀卿李

帝王之術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為叔道倉吏秦之敗豪桀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審倉粟及楚漢交兵民不得由而

豪傑金玉尽歸任氏

又曰高帝七年立太倉

漢書曰汲黯因使矯制發倉救河内飢民上釋罪

又曰武帝之初民給家足太倉之粟陳_二相因詩曰

如同如阜如山如陵

又宣紀曰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民

又曰王嘉奏事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以子孫以

官為民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又鄒陽上書吳王曰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

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如淳曰言漢京師仰不如海陵之倉

又賈捐之上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粟紅腐不可食

又食貨志曰漢宣帝時年豐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

上計令郡國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

減其價而糶以利人名曰常平倉百姓利之也

後漢書曰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秦

山賊公孫奉偽號曆年守令不能破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

掾屬能治劇者乃以詔為贏長贏縣故城在今文賊聞其賢相戒不入贏

境余縣多被寇靡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

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万余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

壑之民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生

又曰隗囂既敗公孫述欲安衆以城都郭外有秦時旧倉述改名

曰帝倉述以色尚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

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郡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入此矣俄尔蹶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

又曰虞詡時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曰皆吊詡曰得朝歌何哀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河内太守馬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謨廟堂之上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曰士大夫皆見吊勉詡籌之知其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交背大行臨黃河去教倉百里而青異人之流亡乃教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鼻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每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書策勿令有所舉閱而

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率所知攻劫者為上偷盜為次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余人詡為之響會悉負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及漕遣貧民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縫其裾

而幟

幟記也續書曰以縫其裾也

有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魏志曰袁渙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以穀三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一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新舊也

吳書曰建康宮城即吳苑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北瀆通轉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為倉城晉咸和中脩苑城為宮惟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晉書鄭默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
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
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听出給入為散騎長侍
又曰王渾武帝受禪加揚列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飢
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

又曰王蘊為吳興太守民飢輒開倉贍卹主簿請光列上侍
報蘊曰行人義敗無恨違坐科免官士庶詣闕佐降晉陵
太守郡國志曰衡山石廩峯一如倉庾有二戶一開一閉者有
闕鑰之形王子年拾遺記曰曹曾遇世說亂家上焚廬曾畜書
万卷慮其先文湮沒乃積石如倉廩以藏書世謂曹家書倉
焉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名之曰羊腸倉在晉門閭陽北

石燈索委若羊腸故以為名即今羊腸坂是也

越絕書曰君均東倉春申君造西倉名曰均西倉門周
一里八步

又曰吳兩倉春申君所造一名均輸

洛陽記曰有常滿倉

天門集曰廩星主倉

說苑曰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民煩苦故人
子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
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每民修溝瀆以備
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
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人仁也由也不受

子曰尔以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尔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私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尔受責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又曰北郭騷踵見晏子曰切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令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之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返之間北郭子之

以死白己也

大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晉陽秋曰秦始皇四年七月立常太平倉豐則雜儉則難以利民也

管子曰錯國不傾之地積不涸之倉藏不竭之府注不涸之倉言務五穀也

述征記曰東城二石橋曰於王城之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東流經洛陽於城之東南然後北迴通運至建春門以輸常滿倉

永嘉郡記曰青田溪發源太湖是白玉無復細石中生蘊藻冬天水熱如湯故衆魚歸之名為魚倉

益州記曰今成都縣東有頽城毀垣土人云古白帝倉也

異苑曰餘姚縣倉封閉貌密而年一輒大損耗是富陽縣
桓王陵上双石龜所食即斷毀龜口於是無復虧減

三輔故事曰漢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激是也石激西
有細柳倉城東嘉禾倉

老子曰田甚蕪倉甚虛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又曰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莊子曰諸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貴昭侯令人復廩吏果切黍
種難之

淮南子曰近教倉者不為之多飯期滿腹而已

鹽鉄論曰匈奴因山谷為城池水草為倉廩

地理志曰教倉在河南廣武山鄭國所置

漢王與項王爭天下運教倉之粟

困

西京雜記曰曹元理善笑友人陳廣漢有二困忘其石數後
笑欠一斗乃有鼠大如斗在其中

吳志曰周瑜過魯肅求資肅有米三千石乃指一困舂之
續異記曰晉陵無錫尉嚴無欲貯穀後開乃成蛇草焚之
使貧

詩曰胡取禾三百困兮

庚

韓詩外傳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
困庾商賈藏於篋筥

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注曰庾露積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

